

一座凉亭，两挂卷帘。亭外，一弯新月，几丛绿荫；亭内，一桌两椅，余温袅袅……正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欢喜丰子恺先生疏朗清雅的笔墨，恬淡寂寥的意境，更耐看画中的一壶数盏，茗香阑珊，回味隽永。

环境、器物、同好，是一场雅集须齐备的要素，而内涵丰富的水则是气韵流动的助剂。不惟千年之前，兰渚山下那场气场爆棚的文化雅集，书法大家王羲之是以曲水流觞，邀了友人谢安、孙绰等一众名流行禊祓之礼，饮酒赋诗，留下千古绝唱。丰老先生的画意亦隐含水之韵味，流露出清淡的文人意趣，只是这水不是酒而是茶。较之酒之甘冽、醇厚，令大书家醺醺然而得神来之笔，茶的浓淡、繁复似更能融入文人雅客说古道今，包罗万象的语境，是“意适能言



牡丹 唐小凤

趣”的良媒。

“客来正月九，庭进鹅黄柳。对坐细论文，烹茶香胜酒。”茶是文人墨客酬唱应和的寄托，也是布衣百姓的日常。少时，在老闸北乐善里的外公家，常见老人家一早便泡

茶香氤氲

张为民

上一大壶散茶，一日里，看书、听评弹、道家常，壶不离身，茶不离口。茶，是闲适生活的组成。遇有客人来访，又见外公拿出印着西湖山水的铁皮茶叶罐，抓一把颜色黯淡的茶叶放进几个透明玻璃杯，取过在煤球炉上煨得嘤嘤冒烟的烧水壶，将滚烫的开水注入到玻璃杯中，眼见得茶叶在沸水中翻腾起来，舒展开来，氤氲出一线淡淡的茶香。主客寒暄、品茶，随意中隐含着些许庄重。茶之于我，有些温馨，又有些神秘。

茶，时或微风轻拂，让人神清气爽。时或厚云翻卷，让人感怀万千。许是积淀了太多的沧桑，蕴含了太多的况味，印象中，小孩子和茶似乎是不搭的。长辈的说法是，茶类多，茶味厚、茶性杂，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黑茶、青茶……饮之当，有养生之功，饮之不当，则有伤身之患，几类乎药，对小孩是不适宜的，须得长上几岁，养结实了，才能沾些茶水。更何况其时家庭经济并不宽裕，茶多是被当作调节寡淡口味的饮品，用的是过了季的老绿茶，叶片粗壮，经脉纵横，茶汤色浓，味重，多苦涩，少芬芳，和茶的本色相去甚远。幼时我也曾好奇，趁人不注意，偷偷喝上一口，深色的茶汤裹挟着几片粗叶涌入口中，一种陌生的，浓烈的滋味猛烈地冲击着稚嫩的口腔，哇，这么难喝，这就是长辈们甘之如饴的茶吗？茶，之于我，有些困惑，又有些畏惧。

春风夜雨，岁月流长，对事，对物已不再拘泥于一时一刻的认知和感受，哪一天起，对茶，忽而亲

近起来，想来许是由一杯茉莉花茶成就的。高中课业繁重，其时人参加咖啡之类提神醒脑之物尚稀罕、贵重，非普通人家所能消受。一天，母亲取来一个纸袋说：茉莉花茶，很香的，喝了可以提提神。将信将疑取了一小把放到杯中，注入开水，原本混沌一色的茶叶慢慢漾开来，吸足了水分的茉莉花片滋润地浮上杯面，如一盏盏小小的睡莲，轻盈地绽放在眼前。沁人心脾的茉莉花香随着飘渺的水汽升腾、弥漫开来，深深地吸了口气，幽淡的芳香丝丝缕缕，直渗心的深处。那一晚，不知喝了多少杯，看茶色由深趋浅，闻花香由浓渐淡，是所谓“绿云入口生香风，满口兰芷香无穷”。茶，之于我，有些惊喜，又有些迷惑。

慢慢地，喝茶成了一种习惯。西湖龙井、霍山黄茶、云南普洱、安化黑茶草……几多尝试。渐渐地，熟悉各味茶的气息、脾性。草长莺飞四月天，

四川北路底，车一辆辆驶过

王立华

随着疫情的缓和，四川北路底一带又恢复了昔日车水马龙景象，站在四川北路山阴路路口，但见红绿灯闪烁不停，公交车一辆辆驶过。“看看逛逛其他路，买卖请到四川路”这是人们对这条路的一句广告赞语。如今随着市政建设和商业网站的调整，四川北路南段的商业繁华已不复存在，但从横浜桥到山阴路口的北段依然是店铺林立，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3.7公里长的四川北路由南向北一路绵延，到山阴路、甜爱路一带时已经接近路底了，这一带不仅是商业市口，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在四川北路山阴路的公交站我数了一下，由北往南的就有18、21、47、52、103、167、597、854、962、939等10条公交线路在此停靠。而由南往北的则驶入狭窄的甜爱路，也有8条公交线路停靠。这附近还有70路、97路的终点站。再往北些的鲁迅公园大门右侧有轨交3号线和8号线，过东江湾路，“龙之梦”下面则是机场四线、139路

圈钥匙，叮叮当当把我们的钥匙给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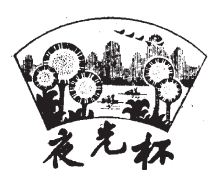
“那么多钥匙，别忘了。”我提醒说。

“不会，上面都有字。”细看，果然每把钥匙都用橡皮膏写着名字。

我家离单位近，有一天中午回家，听到窸窣窸窣声响，那段时期正好我们小区有几户人家遭遇偷窃，心想是不是贼到我家。我手拿拖把，脑子里闪过几个与贼搏斗的画面，悄悄打开门，只见凌阿姨爬在我们四楼的窗台上，一脚在外，一脚在里，仰着头，正用旧报纸擦外面的玻璃窗。

“当心，里面擦擦算了。”我说。

“不要紧，习惯了。”她的



品一壶新上毛峰，是新春的滋味；圆魄寒空中秋夜，开一饼陈年普洱，有岁月的积淀。茶，之于我，是平静，也是怡然。

三毛以茶喻人生，云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甜似爱情，第三道淡如清风。窃以为，也是点出了一叶茶的茶生。逶迤山岭之上，沐风霜雨雪，集天地精华，由小苗而开枝散叶，又经采、挑、晾、揉、烤……几多历练，由一片稀松平常的树叶成为一款韵味隽永的茶，苦、甜、淡，何处不经历，何处不洞悉。“茗外风清赏月影，壶边夜静听松涛。”茶若人生，人生也若茶。一壶一杯，倘能透过氤氲茶香，悟得一叶一花之不易，无论波折或顺遂，便都是岁月静好。

等线路的起点站，可谓是南来北往便利，东西穿行快捷。

四川北路底一带作为交通枢纽，由来已久，20世纪初，随着公共租界当局越界筑路，将北四川路延伸至今鲁迅公园附近，继而修筑了现今的山阴路、多伦路、黄渡路、江湾路、溧阳路等道路，随之公交线路也相应贯通。我有一位原市物资局机关同事倪红缨，他的外公倪锡英是民国时期著名散文家，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编写过一套影响甚广的《都市地理小丛书》（2011年南京出版社重版），在丛书的《上海》一书的“上海交通概观”章节中曾对虹口公园四川北路一带的公共交通有翔实的记述：英商

有轨电车，1路往来于静安寺及虹口公园、11路往来于外洋泾桥及虹口公园；英商公共汽车，1路往来于沪西兆丰公园及虹口公园；华商公共汽车、5路往来于北四川路及市政府宿舍。倪锡英书中所指的虹口公园站就是现在的四川北路山阴路到东江湾路口一带，可见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就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了。

四川北路底一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驶过时光驿站，这一带车辆经过的沿线面貌却时时在发生变化：往北是修缮一

脸贴在玻璃上像一张大饼。

那天天气有点冷，我把要吃的饭菜放在微波炉里转，问她吃什么，她说有馒头。我说家里有饭菜。她坚决不要，说要不要微波炉给转一下。

晚上，我把情况跟老婆说了，她叹了口气说：“凌阿姨命苦，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前夫生的，一个是现在老公生的，老公身体不好。”

过了几天，凌阿姨开门进来笑得合不上嘴：“今朝开心得来，昨天开会说，过几年阿拉也有劳保，能拿四百多。”那天我父母也在场，她又说又笑，父亲还逗她说像退休工人一样，她说做梦都想不到，共产党真好，连她这样的人都想到了。说归说，她手里的活一点也没落下。

凌阿姨家离我们不远，走走也只有十来分钟，但我从未遇到过她，如果不是钟点工，

我在闲暇日子看的这部法国电影《美好年代》，出乎意料的好，导演是尼古拉斯·贝多斯，前几年自编自导自演过《阿德尔曼夫妇》，特色鲜明。我在想，同样是描写婚姻题材的电影，这部新作，尼古拉斯·贝多斯要怎样表现？

和所有有关婚姻危机的电影一样，本片男主角维克多和妻子玛丽安娜貌合神离，不，他们连“貌合”都谈不上，结婚40多年，只有25年保鲜期。维克多是个为杂志社画漫画的画家，但现在失业，无所事事，在玛丽安娜的眼里，他对这个社会没有盼头，生活没有任何进展，老土、落伍：不懂平板电脑，不懂视频网站、视频点播，连手机都不用。而玛丽安娜，对新事物有兴趣，“我喝酒，我生活，我向前看”，她甚至有了外遇。夜晚，玛丽安娜躺在床上，按摩床的抖动，让玛丽安娜舒服满意，即使维克多恼怒：“你把我的牙都抖动了。”玛丽安娜刻毒地说：“抖掉算数。”她觉得他活得太长了。

这样的夫妻还怎么能生活在一起？自然，维克多被玛丽安娜赶出了家门。我很欣赏导演尼古拉斯·贝多斯设置的情节：维克多无处可去，却想到儿子的发小安托万开设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宣称，传统的虚拟作品已经过时，他们要打造一个全沉浸式环境，能让客户体验真正的光影旅行，可以回到任何时代，不管是中世纪，还是二战时期。维克多想要回到的是1974年5月16日，里昂一家咖啡馆里。为什么？因为那是他和玛丽安娜第一次相遇相爱的地方，他要还原那段经历，那次，当玛丽安娜出门离去掉落围巾，是维克多捡起，追了上去，于是，有了后来的婚姻。

有人说，这有点像中国电影《甲方乙方》和《私人订制》，我无意于对它们进行比较，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好年代》具有法式浪漫、典雅和幽默。回到年代，可以和波旁王朝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皇后相随，也可以有海明威、福克纳相伴；怀旧画面里，可以有十

八、十九世纪穿着古典服饰、撑红伞的贵妇人游荡，也可以让街头走过马匹、驶过老式的汽车……而对于我们的主人公维克多来说，他只需捡拾情感记忆：那是一段他爱她，她爱他，飘满咖啡香味的老旧岁月。

看电影的时候，我在想，化作一段穿越，让维克多和玛丽安娜重回过去，是最容易、最简单的事。偏偏导演尼古拉斯·贝多斯，用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一段重建的时光，变得具有如此魅力、温情、笑料十足，又显得这样伤感。场景是过去的，靠搭布景来呈现；人物全由演员来扮演，除了维克多。每个人明明知道是假的，都把它当成真的来演。扮演玛丽安娜的，是年轻的玛戈，一头红发，举止、说话方式像玛丽安娜。她靠背台词，或戴上耳麦，由幕后提示，来展现当初的情景，但很多细节还是弄错，这就需要维克多来提醒，成为令人发笑的反讽。在以后的日子，渐渐地，维克多喜欢上了玛戈，还重新捡起老本行画画，把玛戈的形象，全定格在一幅幅画上。他真真爱上的是谁？他记忆中的妻子？还是由玛戈扮演的妻子？或者干脆是玛戈本身？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以入梦的姿态，陷入了另一个梦中。

最终打碎维克多梦境的是玛戈：“你索取的是你记忆中的妻子，我只是你深爱女人的复制品，你虽然躲着她，但你爱她，你说她已经变了，你也一样，你也不是原来的你了，与其沉醉于你们初次的相遇，不如去发现她现在的美丽、悲伤和惊讶。”电影中，玛丽安娜最后也发现，她爱的人实际上还是维克多。导演在片尾，安排了玛丽安娜和维克多重聚一场戏，在搭建的往日咖啡馆，他们又一起演绎那初遇相恋的片段，虽然恍若隔世，但也情意绵绵，只是当玛丽安娜故意丢下围巾出门离去，维克多并没有像过去那样起身捡拾追赶。看来，电影想让我们自己去揣摩他们两人最终的结局了。

我和猴子本是好朋友

任溶溶

我本来是非常喜欢猴子的。我小时候在广州，到永汉公园经常逗公园里那只猴子玩，扔东西给它吃。可有一次看到江湖卖药者把一副猴子皮挂在架子上做招牌，非常可怕，从此我就害怕猴子了。那卖药人真该死！如此虐待野生动物，真真真真该死！

新的虹口足球场、高耸的3号线轨交站、东江湾路公共绿地往前延伸、一幢幢高楼和绿树交相辉映。往南则是电讯大厦、盛邦国际、中信广场、宇航大厦、星荟中心等商务楼，郁郁葱葱的四川北路公园，整齐开阔的四川北路

南段再也不拥堵了。

四川北路底一带有些地方没有大变动，如甜爱路公交站旁，作为优秀历史建筑的千爱里，弄内多幢仿欧式花园小洋房仍然是原汁原味静谧矗立。乘854路经过山阴路，两旁的恒丰里、兴业坊、大陆新邨、东照里、留青小筑等新式里弄依然风韵获存，保持原貌。乘47路、597路经过溧阳路、一幢幢清水红砖、风格迥异的洋楼还是鳞次栉比地掩映在法国梧桐中，从车上向外望去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这些马路和建筑作为“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在四川北路山阴路公交站上，电子屏幕上不时显示出多条线路的到站时间，记得以前这里停靠的18、21路等车辆都是中间有香蕉座的巨龙车，上下车十分拥挤，而现在行驶的都是座位舒适、行驶平稳的空调车，过去的“乘车难”一去不复还了。四川北路底，一街一景，日新月异，它是一个窗口，印证了百年来上海公共交通的发展，向人们讲述着上海市及虹口区沧桑巨变的故事。

十日谈

家政有故事
责编：杨晓晖

世界上最美丽的是人的笑容。